

亞軍

中三級 D 班 郭莉萍

題目: 那一刻, 我哭了

囂張跋扈, 不學無術, 這些都是別人對我的評價。在別人的眼中, 我就是一個脾氣暴躁、成績差劣, 總是頂撞他人, 不聽教的壞學生。事實上, 我亦正如這些評價一般, 是個不討人歡喜、不懂事的小孩。

我家境算得上富裕, 從小到大都有傭人照顧我, 想要甚麼只需說一聲就能得到。雖然我在物質上得到滿足, 心靈上卻仍有一股無法填滿的空虛——因為我的父母總是因為工作而早出晚歸, 我和他們相處的時間少得可憐。在我的記憶中, 他們總是因為工作而早出晚歸, 我和他們相處的時間少得可憐。在我的記憶中, 他們總是被工作纏得無法抽身, 每次見到他們都是匆匆忙忙的, 就連一家人一起吃個飯, 都成為了奢求。父母總是掛著一副歉意的表情, 一次次地許諾下次會抽出時間陪伴我, 卻又一次次地許諾下次會抽出時間陪伴我, 卻又一次次地失約。下次、下次他們一定會遵守約定的——期待不斷落空, 我只能用這無力的話語來安慰自己。直至父母又一次失約, 又一次孤單地度過生日, 我終於不再對父母抱有期待, 不再盼望父母會丟下工作陪伴自己, 不再奢望一家人能完完整整聚在一起吃個飯。

心中對父母的怨恨隨著他們的一次次失約逐漸增長——既然他們在工作和家庭中選擇了工作, 既然他們認為工作比我更加重要, 那他們就沒有資格要求我、教訓我, 這樣的父母, 我不稀罕! 這樣的想法佔據了腦海, 埋怨、失望、不滿、委屈, 種種積壓下來的情緒拉扯著我, 我像是墜進了由負面情緒交織成的大網。

我變成了一個整天不學無術、囂張跋扈的人, 彷彿是要用孩子氣的方法, 表示對父母的不滿。我逃課、打架, 在父母責罵時大聲反駁, 對他們冷言冷語, 完美演繹了何謂不學無術、不聽管教。這樣我對父母單方面的「冷戰」持續了好幾年。直到我高一那年, 一個噩耗如轟雷一般猛然襲來, 讓我束手無措、心慌意亂——母親被診斷出患上癌症。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時, 腦海一片空白, 心中的驚慌無法形容, 我只能本能地用最快的速度趕到醫院, 待看見父親時, 才真正反應過來。父親滿臉頹廢, 一向打理得整整齊齊的衣服滿是皺褶、頭髮散亂, 像是一夜之間老了好幾歲。我沉默地上前, 父親看見了我, 沒有說甚麼, 只是嘆了口氣後讓我去見母親。難得地, 我沒有不聽父親的指示, 推開了病房的門, 一步步上前走到床邊。母親正躺在病床上, 神色疲憊透出一股虛弱, 一點也不像記憶中那堅強、嚴格的女強人。我看了一眼便垂下頭, 不敢與她對視, 怕再看到母親那副虛弱、病重的樣子。明明生病的不是我, 我卻覺得自己彷彿快要窒息, 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就在此時, 母親開口了, 她用一個母親慈愛、關懷的語氣, 說了很多事。她說她和父親小時候都非常貧窮, 所以才這麼努力工作、她說她每次失約時都

很抱歉我體驗到他們小時候的辛苦，他們想給我更好的環境生活。聽著母親的話，我的眼眶漸漸濕潤，到了最後，終於忍不住流下淚來。以前的回憶在腦海中一幕幕地閃過，我想起我以前只懂埋怨父母不關心我，卻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用心；我想起我怪責父母失約時，父母那愧疚的眼神；我想起我怪責父母失約時，父母那愧疚的眼神；我想起我用幼稚的方法反抗父母，卻忽視了他們的傷心和失望……後悔、歉疚、羞愧的情緒排山倒海地湧上來，讓我泣不成聲，潸然落淚。我把頭埋進母親那溫暖的懷中，用哭腔訴說著我的悔意。我是那麼的不懂事，傷害了這樣愛我的父母，不明白他們的用心，不肯和他們溝通，以自私的想法怪責他們。

我後悔了，我後悔不好好對待父母，總是讓他們為我擔心、發怒，不懂珍惜他們，只懂盲目地怪責他們。帶著悔意的眼淚流下，弄濕了和我的衣襟。我只能無能為力地用單薄的言語和眼淚訴說我的歉疚，卻彌補不了那些錯失的時間和曾犯下的錯。

此時，媽媽用她無力的雙手，輕撫著我，說：「不要緊！傻孩子！」「媽，對不起！」我哭得更厲害，但是悔恨的淚水能治好媽媽的病嗎？